

银牌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35386438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35386438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ho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 , Multi
Fandom:	Figure Skating RPF
Relationship:	Brian Joubert/Evgeni Plushenko , Alexei Yagudin/Evgeni Plushenko
Character:	Evgeni Plushenko , Alexei Yagudin , Brian Joubert
Stats:	Published: 2021-11-28 Words: 8415

银牌

by [gongzixiu](#)

Notes

我只是，想找一方天地

花滑cp大乱炖之 亚普/猪普

银牌

警告：肉文。不喜勿入。不要和溜肉段子手讲节操。

1

更衣室里的这个吻.....-_-||实在是太久了，即便热尼亚正当壮年，还是体力相当厉害的运动员，也有些被吻的缺氧了。

当然，头晕可能是体力透支，也可能是对方的技术太好了。难道法兰西人都是这样接吻的吗？热尼亚迷迷糊糊的想着，而对方似乎并不满足于法兰西式的热吻，自己的腰被狠狠的搂住靠向那个人的身体，所以能清楚知道金牌选手现在有多热情，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必须留在这里用自己的手来高潮一次了，否则他绝不可能走出更衣室，热尼亚想到这里不禁觉得好笑，这时对方空出的另一只手抚摸上了他的脸颊，滚烫的手掌慢慢从脸蛋揉搓，一路向下，到脖颈，到前胸的乳头，到腰眼，最后来到了臀部。

必须停止了，否则他自己也会沦落到在更衣室自渎的悲惨境地。可是对面的年轻人是如此的英俊，他们之间的激吻是如此酣畅，彼此呼出的热气都纠缠在一起难舍难分.....

热尼亚当然还是推开了布莱恩，缓慢的，坚定的，等他抬头时，看见了布莱恩委屈的表情：瞪大了天真的双眼，张着嘴，英俊的一塌糊涂。热尼亚自己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年轻人，他从来不缺情人，男女皆有，但都非常美丽，他只想和美貌的人做爱，这和他只想和最强者比赛也许是一个道理。

虽然早就打定主意今天不和布莱恩发生关系，但是当看到这样英俊的脸上又茫然又委屈的表情时，热尼亚很快就做了另一个决定。他伸出手，抓住了对方脖子上的奖牌，一边双手交错盘旋而上，一边欣赏这张脸上的惊讶表情。最后他松开双手，用左手捏住了那枚小小的金牌，把它的所有者拉向自己，吻住了对方的双唇。

热尼亚的吻技可比布莱恩的好多了，只是布莱恩还穿着冰鞋和赛服，热尼亚不得不仰着头

垫着脚，这个姿势让他很不舒服，于是他狠狠把金牌往下拽，强迫布莱恩把头低下来。另一只闲下来的右手，又隔着考斯滕，抚摸着布莱恩的阳具。虽然这已经不是紧身裤，但年轻人的勃起后的轮廓还是清晰的显露了出来。热尼亚慢慢抬起右腿，用弯曲的膝盖顶住布莱恩的胯下，加重了手上的力度。

滑冰选手都有强壮的双腿，可是布莱恩现在双腿颤抖，如果不是身后还靠着更衣柜，肯定已经无法直立了。年轻人对这种直接的刺激毫无抵抗，如同溺水之人，紧紧抱住了眼前金发的男人。

好舒服……太刺激了！布莱恩眯着双眼，紧紧搂住眼前瘦削的肩膀，沉迷中看到对方金色头发映衬着白皙的皮肤，很快就达到了高潮。而后他终于可以看清眼前的人——叶甫根尼·普鲁申科，他刚刚战胜的对手。

这个露西亚男人也可以算英俊，但是他让人注意到的，远远不是长相。那种英雄一样的气场是布莱恩羡慕又没有的。即使他脖子上只挂着银牌，他也似乎是冠军——当然他已经不是了，冠军是我，布莱恩心里这么想着，又摸摸自己挂着的金牌。

“叶……叶甫根尼……”

“叫我热尼亚就可以了。”

“我……你……”

“我还不想，世锦赛以后怎么样？”

虽然是问句，但热尼亚拍拍布莱恩的脸，并没有等待对方回答，就转过身去，拿着自己的包，打算头也不回的走掉。

“一定的哦！”布莱恩诚恳的对着背影喊。

2

如果是金牌的话，热尼亚应该已经在把它扔在一边了，但是因为这是银牌，热尼亚就不得不好好看看了。

此时热尼亚躺在酒店的大床上，举着这块银牌，在月光下细细的端详。

虽说离他上次得到银牌并没有太久——两年而已，但那似乎是上辈子的事情了。为什么明明应该是一辈子都铭记的瞬间，现在回想起来却又恍如隔世呢？为什么明明两年自己沮丧的不得了，现在反而如此平静呢？那个人比他大两岁，他觉得他们其实是同龄人，而今天的冠军其实也就比自己小两岁，为什么他会觉得布莱恩是个年轻人呢？

上次他拿银牌的时候，堵着气不去看金牌选手的脸，当然只是跟自己赌气，但他依旧能猜到廖莎的表情——那家伙输了的时候会搞怪的笑笑，赢了必定是哭的稀里哗啦的——一点都不美丽所以热尼亚不想看。这次他看到布莱恩的脸，带着稚气，带着羞涩，带着骄傲，带着喜悦——热尼亚没来由的觉得这个人和自己不是一代人。

战场在变，对手在变，只有我——我会一直在。

热尼亚举着银牌，用手仔细刻画着上面的纹路。最后终于睡着了。

他做了一个梦，说是梦也不太准确，这个梦只是陈年往事的重现而已。

他躺在床上，盐湖城奥林匹斯之宴的银牌就在他的掌中，他简直不能相信，银的！居然只是银牌！在他付出了一切之后，竟然只得到了银牌！

这时候的敲门声当然不会受欢迎，而且早就料到敲门者是谁，热尼亚根本不想去开门。但是敲门之人锲而不舍的精神绝对不在热尼亚之下，最后雨点一样的敲门方式让热尼亚决定开门去，并且对着廖莎——不用想肯定是他——的下身就来一脚。然而打开门后，还没来得及出脚，热尼亚就发现自己被抱了起来。

廖莎的臂膀很有力，廖莎很强壮。廖莎将他扛着，不顾他挣扎不由分说的把他摔到了大床上，摔的他眼冒金星。还来不及开口，一个强壮的身躯就覆了上来，热尼亚顿时被死死的压住了。

廖莎带着浓重的酒气，力气比平时还要大，热尼亚的双腿被压着，纤细的上肢根本无法和廖莎较量，一番厮打下来，除了被折腾的气喘吁吁，还被扒光了衣服。

热尼亚才明白，廖莎一定是喝醉了，虽然他觉得廖莎讨厌，但这个自尊心爆表的男人是不会在清醒的时候强迫自己的。而自己又能对如此强壮野蛮的醉汉怎样呢？

想到此处，热尼亚不禁有些泄气。他无奈的停下抗拒的动作，摸了摸廖莎的头发。

还是硬硬的，发胶还在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家伙比赛过后没有洗澡，参加趴体喝得烂醉，现

在又来找我上床。

简直不能忍！我要掐死他！

可是热尼亚还来不及动手，廖莎就已经拉开他的双腿，把头埋在他胯下，一口含住了他的还是软绵绵的下身。

天啊，犯规！廖莎的口腔带着酒醉的高温，简直是堕落的天堂，十九岁的热尼亚根本无法抵抗，无法思考。他们的身体本来就非常契合，但是就算之前最情热之时，谁都不曾为对方做到如此地步。而今天，酒醉的廖莎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。他把热尼亚的阳具含在嘴里，又是舔舐又是吮吸，用舌头感受着热尼亚每一寸的肌肤和褶皱。廖莎似乎觉得嘴里不断胀大跳动的东西非常好玩，所以偶尔还会吐出来，闻闻、摸摸、看看，没等热尼亚喘出一口气，廖莎又把热尼亚的阳具含了进去，又是新一番的嘬弄。他看不到热尼亚的脸，可是却能听到热尼亚越来越甜腻的呻吟声。廖莎完全把这当做鼓励，继续埋头苦干自己的伟大事业。

廖莎正嘬的开心满意，却不料热尼亚揪住他的头发，把他的脑袋强行抬了起来，他正要发火，却觉得脸上一湿。原来是热尼亚射了他一脸。廖莎却懵懵懂懂，似乎不太明白状况。

他顺着热尼亚的身体往上爬，看到热尼亚已经把手松开，正捂着脸在哭？

啊！好久没有见过热尼亚哭了呢！小时候，明明可以轻易让他哭出来的。果然还是让他哭出来才有趣。廖莎朦胧中想着。

热尼亚觉得自己快要死了，太强烈的刺激带来太多太过的快感，他当然有过很多风流韵事，却从来不知道床第之欢可以让人如此的快乐。射精的一瞬间，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谁，忘记了自己干嘛，只觉得身在云里雾里，这一刻是天堂是地狱是永恒。等他清醒过来时，廖莎撑在自己腿间，脸上挂着自己射出来的精液，正呆呆的盯着自己。

不够，我还想要更多。

于是热尼亚擦了擦眼泪，伸出双臂抱住了廖莎，然后又用膝盖试探着廖莎是不是也准备好了——那里已经又热又硬了，并不需要自己太多的挑逗，这让他非常的满意。可是廖莎却像被点了穴道一样，愣愣的望着自己，露出了思考人生的表情。他忍不住把廖莎往自己的怀里搂，可是廖莎却突然从床上撒了出去，闪电般回来的时候，手里面多了一瓶喝剩下一半的伏特加。

廖莎打开瓶盖，喝下几口，然后将剩下的酒都倒在了热尼亚的身上，俯下身，舔着热尼亚被伏特加润湿的皮肤。酒精的蒸发让热尼亚感到寒冷，廖莎的舔舐又让他燥热。一冷一热的交替中，廖莎终于将他的双腿掀起，折叠了他的腰肢，在他的后面努力开拓起来。

热尼亚的身体非常柔韧而且有力量，这种姿势对他来说并不痛苦，但由于他们之间缺少两情相悦的和睦，这种会导致四目相对的做爱方式对两个人来说都颇为尴尬。可是今天，廖莎沉醉在狂喜和酒精中，热尼亚也屈服于情欲的诱惑。这一切都水到渠成般自然。廖莎在进入热尼亚的同时吻上了他的睫毛，这是如此温柔而多情的亲吻。他们忍不住十指相扣，互相抚摸，像两个真正相爱的人一样，从对方年轻的身体上攫取着快乐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。直到廖莎酒醒，热尼亚也筋疲力竭。

然后——一切如常。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，那就是热尼亚在廖莎离开后发现自己发烧了，虽然他立马找到了师父和队医寻求帮助，然而纵欲的恶果实在太明显，之后的表演滑对于热尼亚来讲就像是做梦，他高烧不退，瘦了好多。人们都在猜测这是因为亚古丁的缘故——事实上，在某个方面，他们猜的没错。

3

热尼亚从梦中醒来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。他在长节目摔的七荤八素，把金牌拱手让人之后，抱着他的银牌做了一个春梦。梦中是他上一次拿银牌后的激烈床事。

清晨的阳光特别的刺眼，而热尼亚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在想这个春梦的意义。

如果说那场纵欲的狂欢有什么意义的话，那就是让他更清楚的明白了他到底想要什么。

他喜欢美人，沉醉于男人和女人精致的肉体，他也迷恋财富，黄金和手表都让他羡慕渴求，他更喜欢美食，这是青春期经历饥饿的后遗症。然而有一种渴望，从小到大不断折磨他，从来都不曾被彻底的满足，反而愈演愈烈——那就是对胜利的渴望。金色的奖牌，冠军的荣耀，他如此的贪心，希望这些都属于他一个人，永远属于他一个人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只要他还能穿上冰鞋，只要他还能站在赛场上，他就不想把第一名让给任何人。

他几乎可以想到媒体在如何赶稿子，以大肆宣扬“普鲁申科的失败”。

这是失败，当然是，但是——这会是短暂的，他可以输，但是他最终会赢回一切，包括欧锦赛世锦赛还有奥林匹斯最高的荣誉。

回到露西亚，他开始了更加刻苦的训练。忘了他膝盖以及所有身体上的伤病。

然后他参加了普鲁士的世锦赛，长节目最后一个上场。

热尼亚没有去看节目，然而却能听到排山倒海的掌声。花样滑冰的观众是很挑剔的，这种掌声只会献给完美的表演，热尼亚看到一个又一个选手从面前走过，然后掌声一次又一次响起。他闭目养神，却根本睡不着，师父为他按摩着膝盖，他偶然睁眼，看到镜子中的自己——带着一副斗士特有的轻蔑的微笑。

好熟悉，自己平日是不会露出这种表情的，这是……

突然间，他想起了这个微笑，这是廖莎的微笑，他见过廖莎露出这种轻蔑、无奈又骄傲的表情。那是在……两年半前，在冬奥会大奖赛退赛后，他们偶然相遇时，廖莎露出的微笑。

他们之间，私下里除了上床并没有私交，而赛场上，他们是永远相斗到死的敌人。他们彼此不会问候对方，不会关注对方的消息，但是奇怪的媒体总是非常愿做传话筒。

所以，热尼亚知道一个月前，廖莎在冬奥会的比赛中，在短节目第一名的优势下，因为伤病退赛了。现在，廖莎端着盘子在自己对面坐下，并不说话，只是愉快的吃起了东西。他们默默交换了一下眼神，热尼亚将自己备用的房卡从餐桌上推给了廖莎。廖莎看也不看的把房卡揣到了上衣口袋里，继续狼吞虎咽餐盘里的寿司。热尼亚想了想自己近来总是隐隐作痛的膝盖，忍不住张开了口，嘴唇翕动了两下，终于什么也没说。

晚餐过后，他去健身房游泳和蒸桑拿。等他回到自己的房间——廖莎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等他。他手中拿着书，虽然知道热尼亚缓缓走近，目光却并没有从书上移开。

“热尼亚，你有喜欢看的书吗？”

热尼亚已经脱掉了上衣和裤子，只留下内裤在身上，他慢慢爬向廖莎。“没有。”他简单而诚实的回答。

然而廖莎继续看着书，热尼亚觉得是什么诗集，不过他并不介意。他开始扒廖莎的裤子，廖莎一边看书，一边又特别的配合，很快，廖莎的下半身已经一丝不挂了。热尼亚伸出手开始套弄廖莎的阴茎，不一会，已经完全充血，而廖莎依旧举着书。

其实，热尼亚并没有告诉廖莎他在蒸桑拿的时候已经把所有准备好了。所以当他跨坐在廖莎身上，手扶着廖莎的阳具，自己缓缓坐下的时候，廖莎被吓得扔掉书，差一点就跳了起来。

廖莎的反应让热尼亚很得意，但这动作很难，所以他不敢怠慢，屏息凝神，等他把身体的重量全都放在廖莎的身上，才长出了一口气。

真的非常舒服，和男人做爱的感觉和女人完全不同，无论廖莎怎么想，这才是热尼亚愿意每次都雌伏的原因。廖莎充血后的阳具并不是很大，却非常坚硬。它能充分照顾到热尼亚后庭每一处的敏感。尤其今天，热尼亚自己坐在廖莎身上，主动控制着抽送的方向和节奏，这新鲜的感觉十分美妙，热尼亚没有自己刺激或者让廖莎抚慰自己的阳具，单纯靠后面的快感，阴茎也慢慢勃起，坚硬了起来。

和廖莎越情浓越沉默不同，热尼亚很喜欢放纵自己的声音，随着快感的凝聚累计，他越来越大声的呻吟。一边甩动金色的长发，一边伸出双手抚摸自己的两个乳头，他不敢刺激自己的阴茎，那里已经完全充血成熟，并且滴滴答答流出透明的液体，只要稍微碰到，一定会忍不住继续揉搓，并且马上射出来。

廖莎被又淫荡又妖艳的热尼亚蛊惑了。眼前的人毫无顾忌的享受着肉体带来的欢乐，纵情于荷尔蒙带来的快感，虽然他就跪坐在自己的身上，利用了自己的阳具，可是似乎又并不和自己处在一个世界中，像是自成了一个奇妙的空间。他的声音由甜腻转变为急促，金发摆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大，后庭紧缩的频率也越来越快。这幅躯体毫不犹豫的奔向了肉欲的海洋，屈服于原始的本能，最大限度的寻求着快感。自私贪婪，又生机勃勃，让人迷恋。廖莎伸出双手抚摸上热尼亚的臀瓣，那里浑圆又有弹性，手感相当不错，疯狂中的热尼亚似乎有所察觉，他一手覆盖在廖莎的手掌上，让他加重了力度，一手把廖莎的手拉到了前面，玩弄自己胸前凸起的颗粒。

这真是最棒的床伴！热尼亚有着完美的身体，旺盛的精力，奔放的性格和永远探索的好奇心。廖莎于是闭起了双眼，只用身体去感受，感觉热尼亚每一次的律动，每一次的呼吸，和最终的高潮——热尼亚向后折着腰，高亢的叫着，努力收缩着后面，颤抖着射了出来。而后，金发的情人似乎耗尽了自己的体力，缓缓的软下来，伏在了自己的胸前。

廖莎也配合着射了，于是他们的心脏彼此紧贴着，咚咚跳动着，他们倾听着彼此心跳的声音。

热尼亚等高潮后的余韵完全消失，才慢慢把廖莎疲软下来的阴茎从后面吐了出来。精液和各种分泌物的摩擦让声音极为色情。热尼亚像橡皮泥一样瘫软在廖莎的身上，懒得再动一下。廖莎反而由于热尼亚的主动保留了相当的体力，他安抚着抚摸着软绵绵的热尼亚的后背。突然不知道为何，吻了吻热尼亚的面颊。

两个人虽然有很多机会肌肤相亲，可是成年后，他们做爱几乎没有亲吻。

我这是怎么了？廖莎一边不解，一边不停的在热尼亚的脸上留下浅浅的亲吻。也许他并不爱热尼亚，可是他鲜活的生命力却让廖莎如此倾心，如此迷恋。热尼亚开始迷迷糊糊，后来终于明白了情况，他努力支撑起来身体，打断了廖莎细碎的亲吻，用嘶哑低沉的鼻音疑问，“廖莎？”

廖莎看着他，笑了。他似乎是对着热尼亚在笑，又似乎不是。笑容中，一如既往包含着骄傲和魅力，却又有……热尼亚并不能确定——不屑和凄凉。他们一起长大，从事一样的事业，彼此超越和竞争。某种意义上，应该彼此了解，可是，事实上，他们的了解只限于身体——床上的运动和冰上的运动。

看到热尼亚露出困惑的表情，廖莎笑的更厉害了，他笑着推热尼亚翻过身去，离开自己。

热尼亚没有感觉丝毫的异样，他找个舒服的姿势准备睡觉。临睡之前，他问道：“廖莎，你会回来吧？回到赛场。”

“当然。”那个时候，廖莎是那么说的，说的非常坚决。

4

普鲁申科赢得第三块世锦赛金牌后，非常开心。他洗澡的时候哼着歌，虽然知道自己走调得厉害，却并不想停止。

突然，隔间的门被打开，怒气冲冲的布莱恩冲了进来。

感觉到对方带着怒气，热尼亚第一反应就是逃开，可是他没有穿冰鞋，无法滑走，而且他浑身赤裸，头发湿漉漉，身上都是泡沫。

早些时候，布莱恩其实不停的给自己做心理建设。他一定要找热尼亚·普鲁申科算账。他根本不理自己，不遵守他们之前的约定。但是，他又非常的害怕。他住在法兰西的小镇上，但是却很早就听过普鲁申科的大名。他们年龄差不多，但热尼亚成名很早。他还没有献出自己的初吻，热尼亚就拿到了世青赛的冠军，他还没和女孩子到过本垒，热尼亚已经拿到奥林匹克的银牌了。

他听说，在遥远的北方有一个又神奇又可怕的国度叫露西亚。那里的人又浪漫又野蛮，他们过度饮酒，喝醉后就跑去和熊搏斗。他还听说，他在露西亚的同行们每天都用残酷的训练方法折磨自己。尤其在圣宗有一个叫米申的恶魔师父，天天想尽办法折磨自己的弟子们。

而普鲁申科却把师父米申的折磨都甘之如饴，他把痛苦当成美味的食物通通吃下去，还自己发明了更加可怕的自我折磨的方法。天啊，他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！

可是无论普鲁申科多么可怕，既然是他先违背了约定，那么布莱恩一定要他遵守才行。此时，怒气冲冲的布莱恩已经见到了这个言而无信的魔王，接下来该如何指责他呢？

布莱恩从来没有如此清楚的看过自己对手的身体，热尼亚的金发都背过头去，白皙的皮肤被热水打湿，红红嫩嫩的，修长消瘦的身材，健壮的双腿，还有泡沫也不能覆盖的，双腿之间的……他的脸红了，他知道，这不是因为怒气，也不是因为水蒸气，这是被挑起了欲望最直接的反应。

热尼亚恍然大悟。他抿着嘴笑了，十分欣赏这个单纯可爱的俊小伙。下一秒，布莱恩就扑了过来——他穿着拖鞋，可是考斯滕并没有换下来。热尼亚很想问，你上次射到考斯滕上的东西是怎么弄干净的？这次为什么还是这么不珍惜比赛的服装？可是布莱恩的吻太热情，布莱恩的舌头更加热情，他只能迎合，不能说话。一吻还没结束，淋浴已经把布莱恩的考斯滕也淋湿了，一吻结束，本来想对布莱恩说旅馆再见的热尼亚将浴室门反锁，开始帮布莱恩脱衣服。

在这个狭小密闭的空间，两个人的情欲如同热滚滚的蒸汽不可避免的四散开来。热尼亚用胡子蹭着布莱恩的脸，用指缝夹着布莱恩的乳头轻轻一提，布莱恩就像承受不住似的往后缩胸，有所察觉的热尼亚放松了力度，布莱恩又像没有满足一样用粉嫩的乳头去够他的手

指。

要不要这么纯情可爱！热尼亚不禁笑出声来，可这笑声对布莱恩却是打击，“我做的不对吗？”他慌忙问。

热尼亚笑出了声，“没有做过吗？”

“只……只和女人……”

热尼亚吻了布莱恩，和之前充满挑逗的吻不同，这是一个点在额头上的，轻轻的吻，带着宠溺和慈爱的意味。接着，热尼亚低下头，将他的乳头含在嘴里，轻轻的咬着，那个粉粉的颗粒顿时就坚硬胀大了起来。小腹像有火在燃烧，烧的布莱恩快爆炸了，他忍不住伸出左手套弄早就勃起的阴茎，右手去摸索热尼亚的。

热尼亚阻止了他，并且对着疑惑不解的布莱恩一笑，背过了身去挤沐浴的乳液，这下布莱恩看到了热尼亚突出的肩胛骨，纤细的腰肢和浑圆的屁股。然后！这个在布莱恩心中如同恶魔般可怕的男人，竟然背对着自己，用沾满沐浴露的手指玩弄自己的屁股！后面暗粉色的褶皱被手指慢慢撑开，男人模糊的声音也随着水声传来。然后第二根手指也加了进去，第三根……

布莱恩曾经幻想过和热尼亚做爱的情况，他想过自己可能会被这个霸道的露西亚男人折腾的很惨，诶诶诶诶？？？原来是这么回事吗？他愿意被自己上吗？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就不是这个画风！

可是他的金发被水打湿以后更长了，都趴在他白皙的脖颈上，肩胛骨随着手指的抽动而若隐若现，白嫩的背部的肌肤上有水流下，还有就现在对着自己的桃子一样的屁股，还有那在屁股里出出入入的手指……我要死了，我下一秒就会死，布莱恩这么想。可是下一秒，当热尼亚回头对他点点头以后，布莱恩毫不犹豫的扑了上去，让自己的阴茎代替了热尼亚的手指。冲动的布莱恩让热尼亚有些承受不住，虽然他已经提前做了润滑和开发，可是还是被弄疼了，后庭本能的排斥的收缩了一下——然后他有点无奈地发现——布莱恩射了。

两个人一时都有点尴尬，有那么一分钟，谁也没动，谁也没说话。

最后还是热尼亚带着笑意的抽身，面对了快要哭出来的布莱恩。他把头靠在布莱恩的肩膀上，用一只手臂挽住布莱恩的腰，另一只手引导着布莱恩的手慢慢摸到了自己后面，慢慢的扩张，直到他发现呼吸浓重的布莱恩又勃起了。

“来吧。”

热尼亚慢慢的引导着布莱恩进入了他的身体，“这次要慢慢来哦！”

布莱恩大窘，他紧张的不行，这种紧张和上场前的紧张一样，让人心跳加速，却并不讨厌。他慢慢的抽送起来，感受着身下人体内的每一寸肌肤，一点一点的深入，不断的推进，渐渐入了佳境。

热尼亚本来已经忍了很久，一次都没有高潮过，布莱恩硬挺的阳具插入他时，那份新鲜感已经让他获得了极大的快感。布莱恩这种不徐不疾的抽送方式对他来讲简直就是折磨，他事先已经把毛巾准备好，现在为了忍住声音，果然必须把毛巾咬在嘴里才行。

慢慢开发的布莱恩却并不知道，他双手撑着热尼亚的腰，一点一点的深入，不敢有丝毫的大意。也不知推送到了什么深度开始，身下的热尼亚已经开始颤抖，后庭也开始随着他的到来不断收缩，“这就对了吧？要到什么时候才行呢？”布莱恩忍住要射精的欲望，继续慢慢抽动着。

热尼亚却已经不行了，他还是头一次和第一次配合的人，光靠后面的快感就达到了高潮。由于在公共浴室，他不敢像平时那样放纵自己的声音，可是等他射了第一回，又被布莱恩操得再次勃起以后，他实在是太想叫出来了。累积的欲望没有出口，就在他的身体里横冲乱撞。他徒然的更加用力咬着毛巾，却听到自己呜咽的呻吟声还是一点点泄了出来。他想开口叫布莱恩赶紧结束，可是他知道，如果他不努力咬着毛巾一刻不停的话，冲出口的叫声肯定会被其他人听到。

布莱恩刚才不是很快吗？为什么这一次这么久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不能用咬着毛巾的嘴巴呼吸，在这本来就热气蒸腾的浴室，热尼亚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缺氧晕厥了。

终于第二次高潮也来临了，热尼亚一边忍着声音，一边努力的夹紧后面，这个倒是无须刻意，本能也这样驱使他。然后布莱恩终于射了。

热尼亚再也支持不住，缓缓的倒了下去。

这可吓坏了布莱恩，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又做错了什么。赶紧停下淋浴。去拍热尼亚的脸，发现他嘴里竟然咬着毛巾。布莱恩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毛巾拿出。没有了热水和热

气，热尼亚终于慢慢恢复了意识。知觉回来以后，映入眼帘的第一幕就是布莱恩慌张的脸——还是一如既往的英俊可爱。

“我没事……”他勉强开口，发现自己嗓音嘶哑，奇怪，明明这次忍着不出声的。

“真的吗？你昏过去了呢？”

“没有，我只是一时脱力而已。”热尼亚听到“昏过去”顿时不太开心。他挣脱了布莱恩的怀抱，扶着墙壁慢慢站起。

“走吧。”

“嗯。”布莱恩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，听话的点着头，这种乖顺背后的善良让热尼亚不禁莞尔。他又吻了布莱恩的嘴唇，这一吻既不是礼节性的蜻蜓点水，也不是情欲纠缠的深沉，只是两个人不断安慰自己和对方的手段。

等两个人感受到寒冷而慢慢分开，布莱恩看到热尼亚脸上露出了可以称之为幸福和满足的微笑。他把这当成一种积极的反应，“热尼亚，以后，还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热尼亚爽快的答应了。

然后他们又胡乱冲洗了身体，手忙脚乱的整理了自己的东西。热尼亚帮他把考斯滕尽量弄得平整，又提醒他小心对待自己比赛的衣服。

最后，两个人在体育馆门口分手道别。布莱恩望着热尼亚的背影，有些恋恋不舍，他觉得自己在感情上有些迟钝，所以并不太肯定热尼亚的回答是出自真心的。

他叹了口气，低下头时突然发现自己脖子上竟然带着的是热尼亚的金牌，啊，一定是刚才手忙脚乱中弄错了，这么说，这个比谁都在意金牌的人马马虎虎把自己的银牌带走了。

嘻嘻，这回，可以等粗心的热尼亚来找我了，布莱恩想到这里，开心的笑了起来——那是发自内心的笑，美极了。

END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